正統論

蘇軾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

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為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焉。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

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覇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覇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為覇則章子之説固便乎簒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覇也哉盖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覇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柰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

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必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怍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

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為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精悍有一段不可磨滅處

帝王所尚論

蘇轍

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余讀詩書歷觀唐虞至于夏商以為有生民以来未嘗一日而不趨于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班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于中然

後亥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塯啜土鉶土堦三尺茅茨不剪至于周而後大備其粗始于父子之際其精布于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于前世而後世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㽅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于地魂氣升于天悽

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于是終祭于屋漏祭于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饗也于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覆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其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

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强陵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獘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

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為法也。

精懇

伊尹放太甲論　陳越石

商甲不惠於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重必當如是淺于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敵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衆之龍待駕子臣之業何如又況乎體非金石而冐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

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如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于西魏。成于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為蒿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有旨哉。

玄論精思極關世道

伊尹論

蘇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夫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羮而簞食豆羮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羮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

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

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
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
不能為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
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
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
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
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
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
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

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䏌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于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精義全自孟子其詞機奕晝亦似孟子

周公論

蘇轍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棊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

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

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
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
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
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
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
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典是
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
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疆家猶有不及

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内、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慱。此亦有國者之所

不為也。楚蔿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為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明辨

三監論

金履祥

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雖孟子亦認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踈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踈則誠踈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此畧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為踈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于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絶其子孫

也于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
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叛乎慮其叛而不立與立之
而不能保其不叛是不得以存之也于是分殷之故
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
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
為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為亂于其國
假使管叔非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于此
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尚幼
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

具此識見
可以論世

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彼固以為周之天下或者
周公可以取之已為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
之心也而況武庚實嫉之于是倡為流言以撼周公
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矙
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為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
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況三
叔實籍之于是始為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
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
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復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

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
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三叔
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
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
歸于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
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奄南及
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
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
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

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
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
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
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
其它。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
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
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
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
曰殷逋播臣。于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

不形之論

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親親焉、于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于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于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說三代者外紀吊詭惟前編最為雅馴此論縱覽
秦漢以来遥隲周三監事反覆抵掌更甚妖奇

魯用天子禮樂論

高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内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于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

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柰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于衰周、而欲求禮于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名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祀用王禮為後。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故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

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經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于魯議者于譙默之道則可矣于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効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祭是周公不得為聖也如其不享是成康秪以王者禮樂餕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

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于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于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祢于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

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

故禮之行于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于周公乎周公有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于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剴業更無遺剩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

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

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
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
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
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
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覇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
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寛
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
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
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

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神氣激發末勢尤有破的飲羽之妙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文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簒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而不貳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太伯之奔勾吳也盖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亶有歸乃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

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争端興于上替禍機作於内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吴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絶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得謀於窟室專諸無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

鍾昌若以蕭墻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絜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亾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警策

顏子不貳過論　　韓　愈

論曰登孔子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

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曰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

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忽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此昌黎省試作也其冲妙精醇已是𠂔堂學識

戰國養士論

蘇軾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黄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厠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

傳記者如此度其數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亾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

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

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皆爭致賔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寛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凌厲似秦漢間語

六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

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
故不戰而强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
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
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
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
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
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
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

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
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
五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
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
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
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
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
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
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

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亾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劈頭精勁用短勢明絕明允為帮丹起此論幾於賈生痛哭矣

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澹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擧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可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柰何其不爲之所也

推衍史遷之意曲折婉盡

秦始皇本紀賛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秦之先柏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上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

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絶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来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将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

戰而為之開闔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亾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

終身不悟亾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
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
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
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
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姧不上聞豈不哀哉先
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
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
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
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

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

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

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亾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亾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亾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

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
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
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
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
以弱黔首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
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
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
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
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

徒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
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
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
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
櫌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
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
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

長挈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

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
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
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
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
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
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
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
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
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

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

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師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

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刑戮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賈子書分過秦爲三梁昭明選其一其始末陡峻詞旨雄傑亦是千古一奇讀此而意盡氣舒如大海雄瀾澒洞播撼如空中樓臺層複變幻始覺秦孝公以下原是中敘一節耳賡書妄裂即治安策

亦不得分二十一篇也

秦始皇扶蘇論

蘇軾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亾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

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
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亾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
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
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
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
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
徼必亾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
肅代猶不足深恠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于趙高恭

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亾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

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

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

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
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
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之果於殺者

極雄健精勁

古論玄箸卷之三